

順境與困境之間：比較家庭系統中結構性與關係性資源對於青少年學業表現與問題行為之影響

計劃編號：NSC 89-2412-H-031-011-SSS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吳明燁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電子信箱：mwu@mail.scu.edu.tw

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比較不同的家庭資源之間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學業成就與偏差行為，並區分家庭困境與家庭順境，探討家庭系統之內究竟存在那些轉化困境為順境的資源與機制？以及分析哪些因素使青少年在缺乏家庭資源的「困境」下，得以不受妨害或有良好的表現？

本計畫擬採問卷調查法，追蹤 883 名台北市高中職學生與其父母。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個人特質對於青少年發展的影響力頗大，家庭結構性資源（父母教育程度）影響的層面以正向發展（學業成就）為主，而家庭關係性資源（家庭凝聚力）則影響負向發展（偏差行為），兩者功能似有差別。本研究結果除有學術上的貢獻外，將可提供作為家庭政策規劃與推行家庭教育的參考。

關鍵詞：青少年學業成就、偏差行為、家庭順境與困境、結構性資源、關係性資源、

Abstract

The adolescents in this study are grouped as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according to their familial structural resources to examine how personal resilient personality and familial relationship property affect adolescent academic success and deviant behaviors.

Data of this study is collected by following up 885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t Taipei city. The primary analysis shows that personal resilient personality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oth adolesc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deviant behaviors. Familial structural resource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relationship resources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viant behaviors. This research have not onl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but also practical application for family policy-mak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Keywords: adolesc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s, family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familial structural resources, familial relationship resources.

二、緣由與目的

雖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都一致地肯定家庭對於青少年發展的重要影響，也大抵確認了那些家庭因素是有利的 (protective)？而那些是不利的 (risky)？並且根據這些有利與不利因子之出現與否來說明或預測青少年的表現

(Parcel & Menaghan, 1993)。但是，根據這些研究發現的因果關係所預測的結果，與實際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例如，在控制個人差異之情況下，家庭社經地位低的青少年被預測為學業表現較差 (Duncan et al., 1972; Magdol, 1992; Teachman, 1987)，但我們卻經常看到來自窮困家庭的孩子中，有些學業成就比中產階級的孩子還高的；即使研究樣本中也不難發現許多問題青少年，實際上來自所謂的完整家庭（指雙親家庭）（侯崇文，1999）。有些研究者稱這類不因遭遇家庭困境而妨害自我發展的青少年為 resilient adolescents，並且認定他們具有特殊的內在能力 (Kirby & Fraser, 1997; Wolin, 1995)。

這些「逆流而上」的現象，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中大多被視為「例外」情形 (outliners)，甚少形成研究焦點。直到近幾年才逐漸受到重視，但研究的成果較侷限於那些增強個人克服家庭危機的內在能力 (Fergusson & Lynskey, 1996)，很少有系統地探討家庭系統之內與之外，究竟存在那些轉化困境為順境的資源與機制？以及個人如何經由這些轉化機制的運作得以「逆流而上」？國內針對這些逆流而上的青少年所作的研究可以說少之又少。

這些「逆流而上」的青少年，大多具有一套相似的信念體系或參考架構，這一套體系能使得個體在面對逆境時視之為挑戰，並以自信、理解與堅定的作為來克服並適應，因此當他們面臨困境時，大都能化險為夷甚至反敗為勝。不過，這種逆流而上的能力並非一種固定不變的或天生的屬性，而是一種動態的特質，會隨著人與環境互動經驗而增強 (Richman & Bowen, 1997)。當環境提供挑戰，迫使個人必須面對與克服的機會越多時，可能對於個體的

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但也可能促使個人有較多的機會培養逆流而上的能力。因此，僅從家庭結構或某些家庭資源來評斷家庭對於個人的功能，有欠週詳。尤其，青少年與家庭之間正處於一種離合衝突的階段，對於他們而言，家庭資源缺乏究竟是不是一種困境或家庭資源充足是不是一種順境？仍待進一步釐清。過去的研究較傾向於直接將資源缺乏視為困境，較少考量資源缺乏可能反而增強家庭整體與個人對於外在環境的調適能力。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困境何嘗不是一種順境？危機若配合適當的有利條件，又何嘗不是一種轉機？

談到家庭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社會學一向強調社會資本的概念。根據 Coleman (1988) 的說法，家庭提供三類資源，並運用這些資源進行代間傳遞的社會化任務：第一種是經濟性資本 (financial capital)，指用於維持家居生活與養育兒女的財物資源；第二種是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指父母的認知技巧與教育水準；第三種是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互動關係，通常取決於父母為了教養子女所花費的時間與心力。前二者較屬於結構性的資源，而社會資本涉及的焦點則是父母的角色表現與角色關係體系，屬於關係性的資源。這兩類（結構性與關係性）資源雖然相當程度地反映出家庭社會化所依賴的基礎，但在家庭關係的層面上，其實只涉及了個人（父母與子女）以及親子關係兩個層次的資源，尚未論及屬於家庭層次的部分。分析這兩種層次的資源，僅能了解各個家庭成員與家庭內不同角色之間的相互影響力，但仍無法說明屬於家庭整體的資源特質，例如家庭動力。

從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而言，影響青

少年發展的家庭資源，不僅止於 Coleman 強調的經濟性、人力與社會資本。家庭資源不僅是個別成員擁有之資源的總和，還包括成員之間互動所形成的各種關係，依關係之複雜程度，可區分為三個層次：家庭整體系統、子系統與個人系統(Klein & White, 1996:149-176)。從系統理論的觀點，家庭資源分布於不同的系統層次，不僅指那些經濟性的或有形的結構性資產 (structural properties)，還包括成員之間持續互動所構成的關係資產 (relationship properties)。

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在於調查家庭系統的資源分布以及這些資源之間的關係，並比較不同層次之內與之間，不同資源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正向（學業成就）與負向發展（問題行為）；其次，檢視關係資產是否在家庭結構陷於困境（結構資產匱乏或不利）時，扮演回彈的機制，平抑家庭系統可能帶來的不利，而使得成員可以克服「困境」正常發展？相反地，當家庭擁有充足的與有利的結構性資產時，青少年雖身處於「順境」，若缺乏正向的關係資產，是否仍能在學業與行為發展上獲得優勢？

三、結果與討論

為利於將來進行貫時性的研究分析，本研究之樣本係追蹤計劃主持人於87年執行之國科會研究專案（編號：NSC 87-2412-H-031-007）之樣本（當時國二，現為高二學生）及其家長，採問卷調查法，共完成 883 份有效之親子配對資料。以學生而言，男女比例相當（男生佔 49.3%）；目前就讀普通高中者為 580 名，303 名就讀職校（佔 34.4%）。以下說明與討論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一）主要變項分布

1. 偏差行為：在 11 項列舉的青少年階段較

常見的偏差行為中，未出現任何一項者佔 80.8%，出現一項者佔 12.2%，二項及以上者僅佔 7%。

2. 學業成就：追蹤樣本中，13.6% 考取高中前三志願，13.7% 考取國立或市立高中，14.7% 升入完全高中，21.6% 進入私立高中，就讀補校者佔 2.3%，進入公立高職者 11.5%，私立高職者 21.4%，職業補校則佔 1.4%。

3. 家庭資源：以經濟資源而言，平均家庭月收入約為 4 萬 5 千元，3 萬元以下者佔 15.3%，15 萬元以上者佔 9.2%；自認家庭經濟條件對自己有幫助的學生佔 61.4%，但也有 18.7% 認為會有限制。此項稱為家庭結構性資源。

4. 鄰里環境與鄰里關係：根據家長的意見，住家附近沒有不良環境因子（包括賭博性電玩、色情行業或不良少年聚集）的比例為 33.4%；與鄰居的關係，平均而言具有稍微正向的看法，例如：遇到事情「可能會」找鄰居幫忙。

5. 父母與子女朋友的互動情形：二成以上的家長表示自己和孩子的好朋友及其父母還算熟，只有 8.1% 表示不認識。顯然大多數父母並不積極介入子女的同儕交往。

6. 家庭關係：在家庭凝聚力方面，學生的平均分數是 3.271（1 分表示「從未」感受家人緊密的關係，5 分表示「總是」）；家庭調適力之平均數為 3.337，介於「有時」與「經常」之間。以上 4 至 6 項稱為家庭關係性資源。

7. 面對困境的態度：對於「家庭困境」是挑戰不是威脅，可以讓孩子更堅強等說法，六成以上的學生傾向於贊同，至於是否願意去碰困難的問題，則六成以上認為自己會盡量避免。

（二）多變量分析

為了檢驗哪些因素影響處於家庭困境

的青少年得以不產生偏差行為以及獲得較佳的學業成就，本研究依家庭經濟狀況與家人非法行為之有無，將青少年區分為「家庭困境」與「家庭順境」兩個群體，並比較其影響因素。

多元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處於家庭困境的青少年若對於困境抱持越正向的態度，發生偏差行為的比例顯著的較低；鄰里關係或家庭關係的影響力均不顯著。處於順境的青少年，鄰里環境與家庭凝聚力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居家附近的危險因子較少或家人間的凝聚力較高，則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比例較低。很顯然的，順境中的青少年易受環境因素與家庭關係的影響，而困境青少年大多曝露於較危險和資源貧乏的環境中，是否發生偏差行為往往取決於個人特質，例如積極樂觀面對困境的人較能出於污泥而不染，反之則否。

同樣的，困境青少年的學業成就也未受關係性的資源影響，而是與個人特質有關。研究結果顯示，困境青少年如果不避免去接觸困難的事情，則較易有良好的學業表現。顯然的，不畏困難的處事態度有助於青少年克服困境，獲致較佳的學業成就。至於順境青少年的學業成就，除了受個人處事態度影響外，也受父母教育程度影響；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學業成就較佳的機率也越高。

以上初步分析顯示，個人特質對於青少年發展的影響力頗大，家庭結構性資源（父母教育程度）影響的層面以正向發展（學業成就）為主，而家庭關係性資源（家庭凝聚力）則影響負向發展（偏差行為），兩者功能似有差別。

四、計劃成果自評

大體而言，本研究進行方式與研究成

果大致符合原計劃構想；初步資料分析結果也頗能說明不同性質的家庭資源對於困境與逆境青少年所產生的影響。未來將合併過去的調查資料檔，運用貫時性資料的特質，進一步比較困境與順境的資源差異及其如何影響青少年發展。研究結果除了可以修正或擴展現有之相關發現外，尚可作為改進學校輔導工作的參考。

參考書目：

侯崇文(1999)

<家庭結構、家庭互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發表於《1999 年輕少年問題及其防治對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Coleman, J. (1993)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95-120.

Duncan, O. D.; Featherman, D. L. & Duncan, B. (1972)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Achievement. N.Y.: Seminar Press.

Fergusson, D. M. & Lynskey, M. T. (1996)

“Adolescent Resiliency to Family Adversit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37:281-292.

Kirby, L. D. & Fraser, M. W. (1996)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Pp.10-33. In Mark W. Fraser (Eds.)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NASW Press.

Klein, D. M. & White, J. M. (1996)
Family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CA:
Sage Publication.

McCubbin, H. I.; Thompson, A. I.;
Thompson, E. A.; Elver, K. M. & McCubbin,
M. A. (1996)

“Ethnicity, Schema, and Coherence:
Appraisal Processes for Families in
Crisis.” Pp.41-70. In H. I. McCubbin;
E. A. Thompson; A. I. Thompson & J. E.
Fromer (Eds.) Strss, Coping, and Health
in Families. CA: Sage.

Parcel, T. L. & Menaghan, E. G. (1993)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6:120-135.

Richman, J. M. & Bowen, G. L. (1991)
“School Failure: An

Ecological-Interactional-Develo
pmental Perspective.” Pp.95-116.
In Mark W. Fraser (Eds.) Risk and
Resilience in Childhood: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NASW Press.

Teachman, J. D. (1987)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548-557.

Wolin, S., & Wolin, S. (1995)
“Resilience among Youth Growing
Up in Substance-abusing
families.”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42:415-429.